



# 阅读的光芒不会轻易消失

——读《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王斌泉/文

2020年9月，陕西科技大学教师杨素秋挂职西安市碑林区文旅局副局长，最初诗情画意的构想是策划演出剧目、研习琴棋书画、宣传风景名胜，然而到岗之后，日常工作却是记住酒店后厨烟道清洗规范，熟悉新工地文勘进展，检查鼠药和垃圾摆放，答复12345市民热线投诉，回复人大政协文旅提案提案，等等。好在烦琐事务外，她办成了任职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把一座图书馆一砖一瓦一书地搭建了起来。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一座区级图书馆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及作者的所感所得，从中我们看到一种新生与建构的力量使阅读的光从纸面一点一点透出。正如苏州大学教授王尧序中所言，本书不是宏大叙事，读到的是一种文化生态，读到的是其中生长和挣扎的精神建构，一幅人文主义的肖像。

从选址、招标、装修、验收到选书、配书，杨素秋全程参与。她半夜翻

身起床在网站上寻找专为儿童设计的自动饮水机，手绘十余米的窄长墙体效果图，“设计”波浪形台阶，一切只为心中理想的一座图书馆。书目是图书馆的基石。杨素秋有着长年阅读积淀、审美品位和对图书市场的持续关注，但书单选择需要跳过个人趣味和知识结构，考虑到大众需求，既要专业性，也要普适性，再结合本地区文化特色，增设碑帖、盲文、漫画、外文童书等特色书目。

为开书单，杨素秋不仅动用了身边朋友的资源，比如美学教授王耘，街头摄影师宋璐，野外科研工作者王焄，译者赵文、陈越等，更是让熟悉专业领域的朋友进行专项推介，如杨国庆推荐书法类，李亮推荐武侠类，夏日推荐漫画类，同时在互联网上对外公开征集书单，寻求更多公众意见。得益于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广泛传播，福建师大文章哲老师列出电影学书目；天津大学王博老师专攻计算机与人工智能书籍；编剧范胜震主推趣味历史和西方诗歌；媒体人阿九的推介偏重于法律和政治；大专教师潘瑾力荐非虚构作品；独立编辑孟昆玉偏爱奇幻题材……杨素秋因在本地知

名媒体“贞观”发文迅速“出圈”，引起了大众广泛关注，《央视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时称她为公共选书人。

因此，最终成形的书单具有极强的公共性和开放性，都是比较难的；爱书人集体的智慧，闪耀着人文主义者的光泽。书中讲述了很多荐书人的故事，他们也都是一个个爱书人，书中展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精彩丰盈的人生。在对下一代的教育和引导上，他们都希望学生跳出应试教育的樊笼，通过阅读去感受眼前的生活，形成真正的个人趣味。

杨素秋的文字生动、活泼、有趣。她形容官场生态：“在官场不在意等级，就像在家长群坚持不给孩子报补习班，在高校不重视职称名号，都比较难”；描述办公室票主任作年终总结：“像是为包子捏褶一样，一褶一褶推进”；说起高中生看到禁忌的书名：“陌生的词语电焊一样刺眼”；形容即将结束挂职：“我的脚下已经抽空，我的意见将消失在这层楼道”。她善于感受生活，表达生活，读者读来心知意会，本书荣获多家知名媒体2024年度十佳好书称号。

虽然在体制内任职，但杨素秋一直对自己的身份保持警醒，置身其中，却又从中脱身。她把所有人放在平等的地位，在大学里，学生称呼她为素秋，而局里新来的年轻人称呼她为“宝贝儿局长”。在等级分明的体制内，多数人“擅长把笑容和声调放在带刻度的容器里，面对上下级，精准地进行度量、增添、分配”。书中再现了官场生态，做起事来常常壁垒重重，让人心生叹息。从图书馆的选址，到书目的甄选，她一路坚守甚至抗争，一直到挂职结束前，书目还面临全部取消的风险。然而，正是本书的写作最终挽救了书单，书里书外的故事有了相对完美的闭环。

几个月后，杨素秋在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里看见遥远的同伴。久美是一位喇嘛，他从来没有盖房子的经验，自己琢磨着画图纸、搬石料、买家具，凭借一己之力，在川西的藏区草原上建造唯一的图书馆。杨素秋通过朋友王耘找到了久美。书末，她去拜访久美，又巧遇王焄的科考基地。朋友们踏出的足迹在山间偶然接触，而荐举的书籍在馆内相互致意。这是世间最好的回音。

## 老头儿是个生活家

——读汪曾祺文

庄石石/文

不知何时，我便爱上了老头儿的文章。他的文字简淡却不失深意，韵味十足。

老头儿，便是汪曾祺。晚年时，他偏爱“老头儿”这一称呼，因为它亲切、贴心，蕴含着尊敬与喜爱。老头儿精通诗、画、文，热爱生活，充满智慧，堪称“生活家”。今年是他诞辰一百零五周年，作为对他敬仰有加的晚辈，我斗胆写下这些文字，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生活家”。

老头儿家国情深，却从不以激越言辞表达。他的情感如小河流淌，自然流露。他对昆明有着深挚的情感：“前几年，听说翠湖因建设挖断了水脉，无水可存。最近又闻翠湖重获水源，我满心欢喜，这定是三中全会带来的福祉。”（《翠湖心影》）他时刻关注家乡高邮的发展：“县里邀我回乡，我欣然同意。如今土堤已改为石工，堤面宽敞，绿树成荫。漫步堤上，令人心旷神怡。”（《故乡水》）他还曾说：“想起那些大树，我便心安。即便现代化后的北京，仍是那个北京。”（《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他还写道：“选市花是好事，说明人们有闲情逸致，国家昌盛。”（《云南茶花》）这些文字背后，正是老头儿的家国情怀。

老头儿自称随遇而安，这并非自谦。他历经风雨，但总是笑对人生。这种心态，让他自我调节，渡过难关。曾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张家口劳动，他与群众同吃同住，深得信任。他坚持读书，还在《容斋随笔》扉页上画了一枚印章，上书“效力军台”，颇有苏东坡式的自我调侃之风。苏东坡在贬谪黄州时写道：“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一个“闲人”，道尽乐观豁达。老头儿同样善于自我调侃，一笑解千愁，这是生活的大智慧。

老头儿的生活情趣令人称道。他精通艺术，善文、善诗、善画，还有诸多世俗爱好：爱酒、爱茶、爱吃，烟不离手。他既能登堂入室，又能下厨烹饪。古人说君子远庖厨，但老头儿身上却少了些距离感，多了些烟火气。当他擦着汗从厨房走出，摆上一桌亲手烹制的美味时，那份可爱让人难忘。他既是文学家大家，又是邻家老翁。他曾详细介绍自己的“发明”——塞馅回锅油条，油条里塞肉再炸，酥脆可口，让人难以忘怀。他说：“很多菜都是俺人瞎捉摸出来的。”这“瞎捉摸”，正是他的生活情趣。

老头儿在家庭生活中同样达观睿智。他受父亲影响很深，父亲的教导方式即便是现在仍让人惊叹。父亲给少年递烟、点火，展现出父子间的亲密无间。这种氛围延续到他与后辈之间，他支持儿子帮助落难同学，对儿子的婚姻大事“闻而不问”，展现出豁达与明智。在家里，儿子可以喊他“老头儿”，孙女跟着叫。老头儿乐在其中，他说：“现代化的家庭，要充满人情味，必须‘没大没小’。父母威严，儿女拘谨，最没意思。”简短的话语，却饱含深情。这种民主、平和的家风范，值得我们品味、学习。构建和谐、欢乐的家风，老头儿是我们的榜样。

愿更多人阅读汪老的文字，学习他的生活智慧，感受他的平静与坚韧，发现生活的乐趣，营造和谐、欢乐的家庭氛围。

老头儿是个“生活家”！  
老头儿说：生活是好玩的！

## 在命运的褶皱处，寻找光的纹路

——读《人间信》有感

时春香/文

昨日傍晚，我在单位茶水间的角落里读完了麦家的《人间信》。透过玻璃幕墙望去，这座城市宛如一座巨大的迷宫。而我手中的书页，散发着油墨香，也藏着一个迷宫——那是富春江畔的双家村，那里的人们在命运的褶皱中挣扎，他们的故事在我心中凿开了一扇窗。或许，每个初入社会的年轻人，都需要这样一剂苦涩却清醒的药引，来治愈成长路上的隐痛。

我对父亲的情感，就像一本被撕去封面的旧书，每一页都写满了矛盾的批注。那个滑头懒散的男人，像一颗生锈的钉子，深深嵌入了家族的血脉。他既带来了刺痛，又奇迹般地串联起了四代人的生命轨迹。读到主人公在红房子里窥见

父亲佝偻的背影时，我想起了报那天，父亲执意要送我到公司楼下。他笨拙地整理我的衣领，手指碰到我的锁骨时，像被烫到一样缩回。那个曾经用皮带抽打我的暴君，此刻竟比我还要局促。

麦家笔下的父子关系，是一道无解的代数题。那些暴烈的争吵、沉默的对峙，都是未被翻译的爱意。就像此刻在格子间里加班到深夜的我，突然明白了父亲电话里生硬的“注意身体”，是他能出口的最柔软的情话。血缘里的刺，终究会绽放成玫瑰，这是时间赋予我们的魔法。

书中女性们缝补命运的姿态，让我看到了另一种生命的韧性。奶奶用裹过的小脚丈量时代的沟壑；母亲在灶台前熬煮的，不仅是米粥，更是被生活反复捶打后的明澈；小姑用丝绸腰带终结了十六岁的春天，裙裾扬起的弧度里，藏着整个时代的叹息。这些被历史巨轮碾

过的女性，用针脚般细密的坚韧，在人间织就了一张温柔的网络。

这让我想起了部门里永远最早到岗的保洁阿姨。她总在擦净最后一扇玻璃窗后，对着朝阳捋平围裙的褶皱。某个加班的雨夜，她悄悄地将我桌上放了一罐桂花蜜，玻璃瓶上还留着厨房的余温。或许，每个时代的女性都在完成这样的传递：用掌纹里的裂痕托起新一轮明月，让伤痕成为光的路标。

主人公在“我”与“他”的视角切换中完成了自我救赎，恰似我们这代人在现实与理想间的摆渡。当他最终在富春江的晨雾中与父亲和解时，江面上漂浮的，不仅是昨日的倒影，还有重建的生命坐标系。这让我想起了入职培训时总监的话：“职场需要的不是完美拼图，而是破碎后的再生能力。”就像小说中那些被命运揉皱的纸页，重要的不是抚平所有褶皱，而是学会在沟壑里种植星光。

## 青铜重器间的历史回响与人性叩问

——读《听漏》有感

诸纪红/文

刘醒龙的《听漏》以九鼎七簋的残缺之谜为核心，透过青铜锈迹，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透视历史的窗。小说开篇便描绘“楚馆秦楼”会议室中的场景，马跃之被“香水”与“臭气”的辩证关系

所困扰，这一细节精妙地揭示了文物鉴定的实质：那些沉默的青铜器，实则承载着历史的精髓与人性的繁复。

董文贝机械地宣读文件，映射出学术领域中“道”与“技”的疏离。卫生间里的窃窃私语，则进一步披露了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困境。刘醒龙以考古般的严谨，将青铜器上的蟠虺纹编织成叙事的脉络，通过博物馆真伪之争、地铁漏水信函等悬疑情节，搭建了一个虚实交融的迷宫。正如小说中的听漏工用声波探测地下管网，作者用文学之耳捕捉历史的回响。

楚学院的众生相，勾勒出了当代文

人的精神图景。曾本之辞职的反复、马跃之对青铜器隐痛的回避，映射出传统文化守护者的身份焦虑。郑雄以“读完了”结束会议，权力话语对学术本真的侵蚀昭然若揭。刘醒龙深刻剖析了知识分子的双重困境：他们既要对抗文物盗掘的野蛮，又要抵御体制异化的侵蚀。

小说中，“青铜学会”与“楚学院”的机构并置，如同曾侯乙尊盘上的失蜡法铸痕，精密中暗藏脆弱。听漏工这一“静默的聆听者”，成为文人群体的隐喻。他们无须炫耀技巧，只在夜色中默默触摸城市的血脉，正如真正的学者应在历史长河中探寻文明的基因。

青铜的厚重与听漏的轻盈，形成了小说独特的艺术辩证法。九鼎象征的王权之重，在曾本之书房的拓片中化为了文化之轻；地铁工程震动的现实之重，被曾听长耳中的声纹转化为历史之轻。这种“举重若轻”的叙事策略，在显性层的悬疑推理、隐性层的文化思辨和超验层的哲学追问中得以彰显。

马跃之发现青铜残片上的“庶”字时，刘醒龙完成了对历史叙事的祛魅。所谓的僭越之争，实则是权力对文明的

永恒征伐。作为“青铜重器三部曲”的中篇，《听漏》延续了楚文化诡谲瑰丽的审美基因。武汉长江大桥的钢铁骨架与曾侯乙墓的青铜编钟展开时空对话，热干面摊位的市井烟火与博物馆的冷光展柜形成文化张力。

刘醒龙将楚辞的浪漫想象融入考古叙事：地铁漏水不仅是工程事故，更是历史记忆的渗漏；青铜器残缺不仅是考古难题，更是文明传承的伤口。这种“在地性”书写，使武汉成为连接商周礼器与现代都市的文化桥梁，而不仅仅是地理坐标。

小说揭开九鼎七簋失踪之谜时，真正的谜底是知识分子的精神返乡。曾本之晚年对青铜器的摩挲、马跃之在学术会议上的欲言又止，都反映了当代文人的“青铜病”。这种病症表现为对专业的痴迷，但内核是文化守夜人的孤独与无奈。

刘醒龙以“听漏”为喻，揭示了文明传承的本质：真正的历史不在博物馆的聚光灯下，而在无数个深夜伏案的孤影中，在敢于直面人性暗斑的勇气里。《听漏》如同青铜甬中蒸腾的文化雾气，既模糊了考古与文学的边界，又清晰地展现了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曾听长在晨曦中收起听漏仪时，我们恍然大悟：所谓文物守护，不仅是擦拭青铜锈迹，更是拂去蒙在心上时代尘埃。这部以楚地文脉为火种、以知识分子灵魂为鼎彝的作品，在历史长河中铸就了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重器。那些沉睡千年的青铜纹饰，也将在文学的叩击下，发出清越而悠长的历史回音。

